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田

山

道

书

讀通鑑論卷十二

衡陽王夫之譏

惠帝

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瘖而無知宋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於惠帝無幾而唐宋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乎齊王攸之得物情也其能爲慕容恪與否不敢信也傅咸劉毅諫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未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也張華謀略之士可與立功而未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者也託國於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況荀勗馮紆賈

謚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傅咸劉毅能危言以
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
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
依賈謚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
矣或曰狄仁傑廁身淫后姦賊之間與周旋而不恥論者
以存唐之功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特不幸而未成耳
曰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國東國
政權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以濟大難華被武帝
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
爲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

職哉體先隳望先矢志先奪求有爲於後幹旋於已亂之
餘其將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
之人士蕩檢踰閑驕淫悞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
也魏政之綜核苛求於事功而畧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
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
糶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爲天下所諱言同流合汚而固不
以爲恥其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
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尚虛浮逃於得失
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
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

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慙與楊駿此而不忌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況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旣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屯西畧諸夷三十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也夷狄居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爲主於中國而邊遠之地虛於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爲主於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飢寒勤畜牧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麤獷悍厲足以奪中國膏梁豢養之氣而旣入中國沈迷於膏梁豢養以棄其故則乘

其虛以居其地者又且麤獷悍厲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
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猗奄之裔乃養其銳於西北徐
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
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於東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
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卽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
其得勢也盛其得勢也盛則其所竊也深自拓拔氏之興
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
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
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於
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

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 乎謀
之不臧莫知其 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李特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
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橫互交午於中國之谿山林谷遷
徙無恆後世爲流民爲山寇皆是也澤潞以東井陘以南
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藪淮夷也商維淅鄧房
均戎蠻陸渾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
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宣歙嚴處烏夷也其後以郡縣圍
絀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於地無以居之地餘於
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爲流民相沿數

千年而不息緬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
教訖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爲大夏延及三代
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貢賦蓋以治之者緩之也殷周斥
之爲戎狄簡其禮薄其貢而侵陵始作後世附之郡縣版
圖之餘畧其頃畝蠲其征役而爲流民爲寇盜乃益猖狂
而逞所以然者非但驕之而使狠也其屬繫於郡縣者率
數百里而爲不征不繇不教不治之鄉其土廣其壤肥鹵
莽以耕滅裂以耘而可以獲有溪泉而不爲之陂池有澤
藪而土曠人稀爲虎兕蛇虺所盤踞於是乎苟幸豐年之
多獲而一遇凶歲則無以自食一有征調則若責己以不

堪而怨咨離散其鈍者不以行乞爲恥其黠者則以蕩佚
爲姦遵義平越建而播州之夷禍平天柱嘉禾新田建而
武靖郴桂之寇賊消然則階文秦徽英六隨黃漢雒淮浦
莫鄖之可郡可縣者移人之餘就地之曠分畫其田疇收
教其子弟定其情達其志使農有恆產士有恆心國有恆
財勞費於一時而利興於千載大有爲之君相裁成天地
以左右民用夏變夷迪民安土非經世之大猷乎而何弗
之講明王作名世興其尙此之圖哉

知事幾察物情者可與謀國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謀身故
張華終死而晉以大亂華之決策平吳何其明也執政於

淫昏之廷而庶務粗舉民猶安之何其審也拒劉卞之說不欲爲陳蕃之爲以冀免於禍擲不可不謂工於全身然而身卒殞國卒危者何也智有餘而義不足也華之言曰權戚滿朝威柄不一知此矣而受侍中之位以管機要何爲乎又曰吾無阿衡之任夫旣任不在己矣而與賈氏周旋終始何心乎華嘗爲賈充所忌而置之外如其欲全身而免於罪戾則及此而引去可也賈模賈氏之黨也知賈氏之亡晉而以憂死華且從容晏處託翰墨記問以自娛固自信其智足以游羿彀中而恃之以無懼不清不濁之閒天下有餘地焉以聽巧者之優游乎天下有自謀其身

處於無餘之地而可與謀國者乎故晉之亡非賈謐能亡
之華亡之也何也君昏后虐讒言高張寇賊伏莽天下所
縣望者唯一華耳劉下進扶立太子之說非不知人而妄
投亦舍華而更無可與言者華無能爲矣然後志士灰心
而狂夫乘釁棟折榱崩則瓦解而室傾豈更有望哉且華
之居勢非陳蕃比也蕃依竇武以圖社稷武不得宦官之
腹心爲之內應華則賈模裴頠以賈氏之姻族爲內援以
相輔其成也可八九得然而不能者華於賈氏廢姑殺其
母之日委順其閒則氣不可復振氣已茶而能有爲者未
之有也蓋華者離義爲智而不知不義者之未有能智者

也是非之外無禍福焉義利之外無昏明焉懷祿不舍浮
沈於其閒則更不如小人之傾倒於邪而皆可偷以全身
是以孔光胡廣得以瓦全而華不免若其能敗人之國家
則一也是以君子於其死也不閱之

士有詞翰之美而樂以之自見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陸
機其左鑿已機之身名兩隕瀕死而悔發爲華亭鶴唳之
悲惟其陷身於司馬穎不能自拔而勢不容中止也其受
穎之羈紲而不能自拔惟受穎辯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負
也機之爲司馬倫撰禪詔也無可賞其死人免之於鈇鉞
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敗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禍此亦

殆無人理矣故機之死不死於爲穎將兵之日而死於爲
倫撰詔之時其死已晚矣雖然機豈愚悖而甘爲賊鵠乎
謝朝華披夕秀以詞翰之美樂見於當世則倫且資其諛
頌以爲榮蓋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堅拒之而仗節以
死固也雖然不死則賊不賊則死以瑣瑣之文名迫之於
必死必賊之地詞翰之美爲累也若斯虎豹之文來藉遂
將託於不材之樗而後以終天年乎而抑奚必其然邪君
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
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
重焉樂以之自見則輕矣樂以自見而輕以酬人之求則

人不擇而借之以爲美爲人借而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璣
以飾婦人也倚門者得借豈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嗚呼
苟有文焉人思借之矣遑恤其道之所宜與志之所守乎
班固之典引幸也揚雄之美新不幸也漢明之欲借固與
王莽之欲借揚雄一也李白永王東巡之歌永王借之也
陸游平原園林之記韓侂胄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於郭
有道蘇軾之於司馬溫公幸也然苟借焉幸不幸存乎人
而焉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
盡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嚴待物以正勿以諛人
勿以悅人爲天下侮寧足爲累而效不才之樗爲

有必不可仕之時則保身尚矣外患已深國危如綫亟得君而事之身非所恤也權臣擅於下孤主立於上扶弱圖存功雖不立而志不可忘苟非因權臣而進身非所恤也皆可仕也必不可仕而以保身為尚者其唯無天子之世乎所謂無天子者非人逐失鹿天位未定之謂也擇主而奉之以已亂而定君臣之分故張良歸高帝鄧禹追光武允矣卽不然而爲范增之從項羽郭嘉荀攸之依曹操猶足以自見焉唯至於晉惠帝之時有天子而無之人欲爲天子而不相下羣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無天子者於斯時也順逆無常理成敗無定勢彊臣林立怙愚以逞逆者

逆順者亦逆也。敗者敗，成者亦敗也。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卽欲掖之以爲天子而亦必不得。生人殺人而皆操天子之權，夫然後納身於狂蕩凶狡之中，寄命於轉盼不保之地，果矣。其爲大惑而自貽以死亡也。王戎之免幸也，王衍、陸機、潘岳之死，自賊者也。顧榮、張翰、戴淵、賀循、褰裳而急去之，非過高絕人之智也。未有無天子而可仕者也。

晉有天下，初并蜀吳二方之民，習於割據之餘，未有以綏之也。而中朝內亂，故趙廡、李特、張昌、石冰乘之以興。乃特之子孫竊蜀者數十年，而江南早定。劉宏之功茂矣哉。故

以知國有干城雖亂而弗難定也雖然豈獨宏之功哉其地有人而後可以相資而理李特之亂蜀土風靡而從之盡三巴之士僅一詭僻之范長生而已吳則賀循華譚周玘顧榮皆潔身退處而爲州郡所倚重民亂而士不與俱則民且咨然而自廢張昌石冰之首不難馘已而陶侃得以行其志於不疑嗚呼此非晉能得之其所繇來者舊矣孫氏之不足與言治理也而未嘗立一權謀名法之標準則江介之士民猶且優游而養其志諸葛公賢於孫氏遠矣乃尙名法以鉗束其下人皆自困於名法之中而急於事功以爲賢則涵泳從容之意不復存於風俗安所得高

視遠覽以曙於貞邪逆順之大者哉諸葛之張也不如孫氏之弛也孫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喪自其隆中養志之日以管樂自比則亦管樂而已矣齊之所以速亂而燕旋敝也管樂者自其功而言申商者自其學而言也申商法行而民有賊心君子所以重爲諸葛惜也

劉淵雖挾桀敖不逞之材然其始志亦豈遽爾哉觀其譏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則亦自期於隨陸絳灌之中而已矣其旣歸五部聞司馬穎之敗尙欲爲之擊鮮卑烏桓則猶未必遽背晉而思滅之也司馬穎延而挑之劉宣等

推而噬之始以流毒天下而覆晉室乃匈奴自款塞以來
蕃育於西河有年矣淵匪茹而違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
其種類駢死於斬準無子遺焉則淵毒天下還以自毒淵
亦何利有頴之挑宣之噬以糜爛冒頓以來數十傳之苗
裔部落於崇朝也司馬穎一濇其防而河決魚爛滅其宗
而赤淵之族亦慙矣哉而推禍原所啟則王浚之結務勿
塵先之也司馬氏自訂於室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亂也
浚狡有餘而力不足乃始結鮮卑而開千餘年之釁穎懼
鮮卑乃晉淵以敵之交相用夷穎不救死而浚伏其誅流
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殃之券也禍延百世者殃之

餘也石敬瑭之妻子殲於契丹而無遺種豈或爽哉故王
浚者千古凶人之魁也而效之者何相踵以自滅也

死而不得其所者謂之刑戮之民其嵇紹之謂與紹之不
可死而死非但逆先人之志節以殉讎賊之子孫也惠帝
北征徵紹詣行在豈惠帝之闇能知紹而任之乎司馬越
召之耳問也父也穎也閹也越也安忍無親而爲至不仁
一也偶然而假託於正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君子逆
風猶將避其腥焉紹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妄言耳
樂爲司馬越之廝役而忘其死也不知有父者惡知有君
名之可假勢之可依奉要領以從之非刑戮之民而誰邪

秦準謂紹曰卿有佳馬乎導之以免於刑戮而不悟妄人之妄以自斃而已矣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幸也琅邪王免於劉石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當穎圍騰越交訖之日引身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幾也審王之從諫也決王與導之相得自此始要其所以能然者有本矣入王與爭之日晉室紛紜轆轤人困於其中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一若無所短長浮沈於去就者導以望族薄仕東海而邪正順逆之交一無所表見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靜爲躁君非至論也乃

所謂靜者於天下妄動之日端凝以觀物變潛與經綸而屬意於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知我靜中之動而我自悠然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變有所始必有所終矣事之可爲者無有禁我以弗爲所難者身處於葛藟隄隤之中而酒食相糜赤紱相繫於是而戈矛相尋不覺矣靜者日悠然天宇之內用吾才成吾事者無涯焉安能役役與人爭滌洄於漩復之中乎澄神定志於須臾而幾自審言之有當者從之自決矣此王與導之得意忘言而莫逆於心者也是術也老莊以之處亂世而思濟者也得則馳騁天下之至剛不得擲可以緣督而不近於刑瑯邪之全宗

社於江東而導昌其家世宜矣雖然此以處爭亂雲擾之日而姑試可也既安既定而猶用之則不足以有爲而成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以絕望於中原也孔子思小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精研乎動靜之幾與時偕行者不足以與於斯

晉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劉宏之力也宏任陶侃誅張昌平陳敏而江東復爲完土侃長以其才而宏大以其量唯宏能用侃侃固在宏幷幪之中也夫宏又豈徒以其量勝哉宏無往而不持以正者也司馬越之討囂囂假詔使宏攻越宏不爲圍攻越亦不爲越攻囂而但移書以責其罷

兵正也。圍逆而越亦不順也。惡張方之凶悖不得已擇於二者之間而受越節度亦正也。受越節度終不北嚮以犯闕誅。圍亦正也。張光者。圍之私人。討陳敏有功。不以圍故而抑之。亦正也。天下方亂而一之以正。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不爲慷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倚委重之心。千載而下。如見其嶽立海涵之氣象焉。使晉能舉國而任之。雖亂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獨任而宏亦早世以終也。微宏則周玘顧榮賀循無所憚而保其貞。微宏則陶侃無所託以盡其才。微宏則琅邪南遷王導亦無資以立國。晉不能用宏而宏能用晉。嗚呼。當危亂之世。鎮之以靜慮之

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後可以爲社稷之臣挾才而急於去就者益其亡爾有土可憑有人可用而褊心詭億以召亂曰吾以行權權其可與未可與立者道乎

惡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弑之人者哉惠帝之爲司馬越鴆也無疑越弑君而當時天下不能窮其姦因以傳疑於後世而主名不立當其時司馬模司馬騰皆唯恐無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爲諱之而模與騰不能藉以爲名史臣於百世之後因無所據以正越弑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惠帝死而亂猶甚國猶亡惠帝不死則琅邪雖欲存一綫於江東也不可得矣惠帝

必不可爲天子者也武帝護之而不易儲武帝病矣然司馬氏之子孫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無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則將孰易而可哉惠帝之必亡也使晉有社稷之臣行伊霍之事而庶其定乎司馬越固亦有此心矣然而不能者司馬倫已嘗試焉而爲天下僂司馬穎司馬圖皆將爲之而先伏其辜越而行伊霍之事則圖與穎所不敢爲者而身任其咎以召天下之兵越慮之熟矣無如此土木之闇主何不得已而聽人之斃之越之情亦苦矣貴戚之卿有易位之責而越不能養昏汝之主以速卽於亡而抑不可顧懷帝之尙可有爲而非惠帝之死弗能立也快出於

倒行之一計而扳懷帝以立己無私焉故天下且如釋重
負而想望圖存之機故一時人心翕然胥爲隱諱以免越
宮官之辟後世亦存爲疑案而不推行鳩之人夫人苟處
不得已之勢而志非逆者則天討不加而清議不相摘發
弗能事也弗能廢也社稷且岌岌焉爲天下任惡天下所
矜而容之者也懷帝立五年而越無篡心其專殺而畏寇
則司馬氏驕昏之習也不足深責也

孟子言保國之道急世臣重巨室蓋惡游士之徒亂人國
也夫游士者卽不亂人國而抑不足以繫國之重輕民望
所不歸也主其地習其教然後人心翕然而附之陳敏之

亂甘卓反正而告敏軍曰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
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顧榮羽扇一麾而數萬人
潰散琅邪王鎮建業榮與紀瞻拜於道左而江東之業遂
定夫此數子者皆孫氏有國以來所培植之世族也率江
東而定入王已亂之天下抗五胡窺吞之雄心立國百年
而允定孟子之言於斯爲烈矣嗚呼地皆有人者民皆有
望也用人者追求之驟起喜事之人而畧老成物望之士
求民之歸也難矣光武所與興者南陽崛起之流輩而其
收河北以爲根本則唯得耿弇寇恂吳漢而大業一割焉
倚東州兵爲腹心以凌駕蜀人而內亂馴至於先主所與

者皆平原初起之爪牙故兩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其亡也民日去之若遺也劉宏王導知此而以樹建業百年之基就其地得其人定天下之大畧也允矣

懷帝

晉武分諸王使典兵晉不競矣彼皆膏粱紈袴之子也敎練不親東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軍容足以亂爾而不足以競又穎圍越之交相殘殺鬩然而前頽然而燹未嘗有經旬之戰守而橫尸萬計其以民命爲戲久矣不足以競而欲相競於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爲彊劉淵之起司馬穎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劉琨資之

也皆不足以競不獲己而藉之以競而晉遂亡中國之禍
遂千餘年而不息使競在中國而無待於彼不示以弱而
絕其相陵之萌則七國之反赤眉黃巾之亂袁曹公孫韓
馬之爭中國亦嘗鼎沸矣旣折旣摧而還歸於定亦惡至
此哉武帝無百年之算授兵於孺子司馬穎之頑愚延異
類以逞不足誅也若夫劉琨者懷忠憤以志匡中國而亦
何爲爾邪琨進索虜將以討劉淵也拒一夷而進一夷事
卒不成徙延拓拔猗盧於陘北不亦偵乎夫琨不能驅市
人以敵大寇也誠難然君子之自靖以忠於所事亦爲其
所可爲而已矣智索力窮則歸命朝廷如魏勝辛棄疾斯

亦可矣未有急一時而忘無窮之禍者也蓋琨亦功名之
士耳志在功名而不聞君子之道則功不遂名不貞而爲
後世僂自貽之矣前有不慮之君後有不慮之臣相仍以
亂天下國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嗚呼將誰咎哉

司馬越出屯於項非無策也其敗則越非濟險之人外爲
苟晞所乘而內任王衍以僨事耳劉聰石勒繞雒陽而南
侵襄鄧使晉君臣兵庶食絕援孤畫雒而困其必蹙以待
盡也無疑重兵屯於外則聰勒進而越擬其後必不敢憑
陵而遽通三川故苟晞內訌越死衆無主王衍不敢任事
而後聰始決起以犯王都越之出屯不足以爲越罪明矣

雒陽之孤危越不能辭其責其失也在秉國之日不能推
誠任賢輯和東南以互相夾輔一出而無有可倚者山簡
縱酒自恣而忘君父苟晞挾私爭權而內相攻奪張駿所
遣北宮純之一旅且屢戰而疲矣懷帝又惡越必欲滅越
而不恤自齟之還以自斃越之處勢如此亦安得不鬱鬱
以死而以潰哉夫越非無心者而特昧於從違耳一秉政
而唯王衍庾敳謝鯤郭象胡母輔之虛浮之徒進以是爲
可靖兵戎之氣乎一日而欲建非常之功跳出孤危反兵
內援必不可得者然其曰臣出幸而破賊國威可振猶愈
於坐待困窮亦何遽非死地求生之長算哉嚮令劉宏不

死使任山簡之任劉琨不北掣於王浚張軌不遠絕於涼
州東連琅邪視聽勒所嚮而自外擊之晉且可以不亡其
不能者越非其人非策之不善者若夫越之不奉懷帝以
出而置之危地則罪也元宗往蜀太子在靈武而安史不
能安於長安誠使懷帝親將以禦狄於外苟晞雖驕山簡
雖慢自不敢亢鈇鉞而坐視琅邪輸江東之粟飽士馬以
急攻聽勒其能入據空城以受四方之敵乎越出而帝留
惴惴以居藉藉以斃越之罪大矣雖然或亦國君死社稷
之說誤之也若君臣同死孤城而置天下於膜外雖獵衛
主之名亦將焉用此哉

民愚無知席安飽以爲勢陵蔑孤弱士大夫弗能止焉與
之俱流而斃其仁恕之心忘出反之報自貽死亡以爲國
病禍發不可禦矣夷狄非我者也蠱賊我而捕誅之
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
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殘之而規爲利也漢縱兵
吏殘蹂西羌而羌禍不解夷狄且然況中國之流民乎夫
其闌入吾土不耕而食以病吾民褊人視之其忿忮也必
深上無能養也無能安也棄墳墓離親戚仰面於人以求
免於凍餒又豈其情之得已哉役則役焉矣毆則毆焉矣
不敵我十姓百家之相爲朋比矣愚民於是而以侮之爲

得計士大夫於是而以制之爲得勢有司於是以箝束驅除之爲保我士民之功一王之天下無分土天地之生非畏類而摧殘之若仇讎傷和氣乖人理激怨怒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皆自取之焉耳西晉之末蜀已覆於前矣劉宏薨山簡闇荆湘之士民虐苦流民而若馮素者且持保固鄉里之邪說惑狂愚殘忍之荀眺欲盡誅之四五萬家一時俱起杜弼挾之以作亂天道之必然人情之必致也嗚呼眺欲盡誅之獨非人乎事卽成而何忍況其祇以自賊也迨其已反則又或咎之曰殺之之不速也不仁者不可與言有如是夫

劉聰陷雒陽執懷帝百官無一死者嗚呼若此之流而可責以仗節死義之道乎雒陽之困危也周馥請幸壽春而不聽苟晞請幸倉垣而不果迨其後欲出而不能悲哉帝將遷而公卿止之爲之辭曰效死以守社稷也乃若其情則有二焉弗能固守而依於所遷則遷壽春而周馥爲公輔矣遷倉垣則苟晞爲公輔矣從遷之臣弗能據尊榮也此情也久宦於雒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顧弗能捐割此又一情也故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總其心於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軀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仗節死義乎十

金之產卒逢寇亂不忍捐其雞豚讐缶而肝腦塗地妻子
爲俘汴京士庶攤李綱以謹呼者此情而已矣元宗將奔
蜀楊國忠列炬請焚府庫帝曰畱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
姓其輕視貨貝之情度越尋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

劉琨送石勒之母以招勒而勒不服高齊送宇文護之母
而護旋攻之不拘以爲質而欲以仁義動狡悍之寇不已
愚乎曰此未足以誚琨也執人之父母脅之以降不降則
殺之以快意此夷狄盜賊之行有心者其忍效之乎送之
歸雖不足以懷之而彼亦無辭以決於致死曹嵩死而徐
州屠陶謙愚矣琨非愚也琨所以不能制勒者懷歟弱琅

邪孤王浚撓之其勢不振琨雖忼慨而舊爲賈謐司馬越
所汚染威望不足以動人抑且沈毅不如劉宏精敏不如
陶侃勒是以睥睨之知非己敵而孰其聽之使琨而能如
郭子儀也則香火之誓動回紇而有餘回紇豈果畏鬼神
恤信義哉有以制之而又持名義以臨之蔑不勝焉仁義
有素而聲靈無拂則此一舉也足以折勒之狡而制其死
命故曰仁者無敵琨未全乎仁也非仁過而愚也若拘人
之父母以脅其子非人之所爲也固琨之所不忍而不屑
者也

王導秉江東之政陳頽勸其改西晉之制明賞信罰綜名

責實以舉大義論者躓之而惜導之不從然使導亟從顏
言大反前軌任名法以懲劓久弛之人心江東之存亡未
可知也語曰琴瑟之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非知治之言也
絃之不調因其故而爲節其緩急耳非責之絃而亟易其
故也不調之絃失之緩矣病其緩而急張之大絃急小絃
絕而況可調乎晉代吏民之相尙以虛浮而樂於弛也久
矣一旦操之已蹙下將何以堪之且當其時所可資以共
理者周顛庾亮顧榮賀循之流皆雜中舊用之士習於通
脫囿虛之風未嘗慣習羈絡者驟使奔走於章程不能祇
承而固皆引去於是虔矯束溼之人拔自寒流以各逞其

競躁吏不習民不安士心瓦解亂生於內而不可遏矣夫
卞壺陶侃固端嚴劾愆之士也導固引壺於朝端任侃於
方岳矣潛移默化豈在一旦一夕哉宋嘗病其紀綱之寬
政事之窳矣王安石迫於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紹聖建
中靖國屢懲屢改而宋乃亡鍛鐵者急於反則折漏人憾
前圖之不令矯枉而又之於枉不可以治一事之天下而
況國步方蹙人心未固之時乎且不但此也漢末尙聲譽
而曹操矯之以嚴魏氏急名實而司馬矯之以寬彼皆樂
翹前人之過形君人之非以快人心而使樂附於己當導
之世王敦嘗用此術矣其後桓溫又用此術矣所以進趨

利徼功之人而與爲逆也導唯無此不軌之志故卽因爲
革從容調御而不自暴其能夫導豈無顧之心哉桓彝品
藻之曰管夷吾則其不襲王衍諸人之蕩泆以靡天下可
知也又惡知其不服膺陳頽之諫而特不露其鋒鋌爾有
當世之畧者好惡不激張弛不迫徧人不知求快一時而
怪其弗能爲也愚者何足與深言邪

王彌勸劉曜都雒曜不從彌以是輕曜而背之彌盜魁之
智耳惡足以測狡夷之長算哉石勒視劉曜而尤狡張賓
之慧非彌所能測也勒在葛陂孔萇請夜攻壽春據之以
困江東勒笑之而從張賓北歸據鄴勒橫行天下豈惴惴

於紀瞻者然而知瞻可勝而江淮之終不可據以爲安勒
之智也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紀瞻與相持不以雨爲困
而勒困於此可以知地氣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氣
聚於北而南爲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
天氣移於南郡縣封建易於人而南北移於天天人合符
之幾也天氣南徙而匈奴始彊漸與幽并冀雝之地氣相
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後在大河非其
地而闌入之地之所不立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
故拓拔氏遷於雝而六鎮據其穴以殘之延及於齊周而
元氏之族赤守緒遷於蔡而完顏氏之族鐵耶律亡而其

支庶猶全於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種姓君長塞外者且
數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紀則未有能延者枳橘
貉鴝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彌孔萇之所以愚
而徒資曜勒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魚鹽金錫卉木蔬
果絲枲之資彼豈不知其利而欲存餘地以自全其類也
則去之若驚然則天固珍惜此土以延禮樂之慧命
明矣天固惜之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之
敗類罪通於天矣雖然而有曜勒之識也則自知此非
其土而勿固貪之爲利以自殄其世也
劉聰之臣有劉殷者論史者或稱以爲賢殷飾女以進於

聰而固其竇不足比數於人類者也故其言曰事君當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論者以爲賢則且爲諂佞者排摘忠直之口實殷雖不足比數於人類而不可以不辨事父母而幾諫者旣以不忍傷恩爲重矣且子曰侍父母之側諫雖不切而媿媿以繼進父母雖愎亦無如其旦夕不相舍者何而終必從之非君之進見有時言不伸而君且置之者也父母之過無安危存亡決於俄頃之大機旦過而夕改無過矣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言出而天下震驚行出而臣工披靡一失而貽九州億萬姓百年死亡之禍待之宛轉徐圖雖他日聽之而悔無及矣父母

之過卽有導諛之者淫朋而已矣奴妾而已矣其勢不張其徒不盛其飾非簧惑之智不能凌我而出其上微言而告父母以所未覺彼未能結黨強辯以折我君而不善則聚天下之僻而辯巧而悍者稱天人假理勢以抗我而孤忠固憂其不勝微言如訥奪之者喧豶而氣且爲奪矣凡此數者諫父母易而諫君難處其難而柔顏抑氣操瓦全之心以若吐若茹而伺君之顏色此懷祿固寵之便計其爲小人之道也無疑況乎君臣義合非有不可離之去就哉劉聰凶暴嗜殺殷以是爲保其富貴之計則得矣以獻女媚人之禽心而姑取譽於天下其術巧矣本不足與深

論而邪說一倡若蘇軾諫臣論之類師其說以爲詭遇之術君臣之義廢忠佞之防裂矣

愍帝

愍帝之西入長安必亡之勢也劉聰雖去雒陽石勒雖去江淮而聰在平陽勒在鄴雒陽已毀襄鄧已殘勒一踰河而卽至雒聰一踰河而卽犯關中長安孤縣於一隅互南北而中絕二虜夾之旋發而旋至張軌遠在河西孤軍無輔李特又割據巴蜀而西南之臂斷天下所僅全者江東耳而汝雒荒殘則聲勢不足以相及賈疋索綝麴允崛起乍合之旅不足以繫九鼎明矣周顛等之中道而遁非憚

怯而背義也知其亡在旦夕而江東之猶可爲後圖也長
安自漢以來蕪曠而不可爲奧區久矣聰勒之不急犯而
據之也以其地之不足恃也名之爲天子之都而後劉聰
欲固獲之矣帝不入關長安未卽亡也當其時石勒已舍
淮襄而北矣雒陽雖生蔓草而陳汝蔡鄧猶憑楚塞以爲
固東則連壽泗而與江東通其津梁西則連關陝而與雝
涼繫其絡脈此率然之勢首尾交應之形也使愍帝不舍
中州而權定都於陳許宛汝之間二虜之不敢卽犯輦轂
明矣正繚懷土而挾之以西人無能與爭而但思逋散則
不亡何待焉故嗣興於喪亂之餘者非果英武之姿不可

亟處危地以徼幸非怯也所繫者重一危而天下遂傾也
夫夷狄亦何嘗不畏中國哉人所胥戴之共主一再爲其
所獲而後知中夏之無人不不足憚也符堅自將以趨淝水
高緯親行以救晉陽皆以自速其亡況素不知兵徒以名
義推奉之愍帝乎智者知此而已而愚以躁者乃挾天子
爲孤注而誚人畏沮不量力不度勢徒敗人國家豈有救
哉然則肅宗攤朔方一隅之地與天下相隔絕何爲而成
收復之功邪曰祿山悍而愚已據長安意得而無遠志輕
去幽燕而喪其根本是朝露將晞者也故一隅攻之而已
足聰與勒各據狡兔之窟以相凌壓方輿而未戢豈孤立

之勢所可敵哉勢因乎時理因乎勢智者知此非可一槩以言成敗也

識官賤而士去其廷封賞濫而兵逃其汛天子之權輕物無與勸而忠貞幹理者羞與匪人爲伍其情中渙此成敗之樞機持之不謹則瓦解而莫能止陳頤諫琅邪以金紫飾士卒符策委僕隸非所以正綱紀其言得矣雖然天下方亂人心愈競死亡相枕益不厭其榮寵之情天子蒙塵夷盜充斥乃躁人得志以求名位之時也重抑之力裁之項羽剗印而韓信陳平間行亟去張元吳昊斥於韓范而導西夏以倡狂卽才不如韓陳狡不加張吳乃以効於我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存亡相須以濟之時也琅邪方定江東不從北伐視君父之危若罔聞姑置之而自保其境信有罪矣雖然以純忠盛德之事責琅邪而琅邪無辭若其不能則愍帝此詔戲而已矣帝之於二王也名不足以相統義不足以相長道不足以相君其爲皇太子非天下之必歸心而賈疋等之所奉也其爲天子也非諸王之所共戴麴允索綝之所扳也琅邪承八王之後幸不爲倫穎圍越之爭繇王導諸人有觀時自靖之智而琅邪之度量宏遠也曾是一紙之詔丞相分陝之虛名遂足以鼓舞而折箠使之者哉名爲愍帝之詔實則索綝麴允之令而已以琅邪爲君以王導諸

人爲輔而恬然唯繚與允之令以奔走恐後乎繚與允有
效忠之心而不知道也度德量力相時者道也使二子攤
愍帝於長安而不舍秦王之號與二王齒且虛大位以俟
有功而論定則猶可弗使孤危以免帝於俘虜二子亦自
救其死以立勳名而二子方施施然貪佐命之功而不自
度也是以其亡無與救也元帝聞長安之破司馬氏已無
餘矣南陽王僻處而日就於危不足賴也然後徐卽王位
以嗣大統讀劉琨勸進之表上下哀籲求君之心切矣然
周嵩猶勸其勿亟急得人心者徐俟天命非淺人所可與
知也

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爲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爲榮大
禍臨前而猶而爲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
戒哉石勒之橫行天下殺王彌如圈豚背劉聰如反掌天
下聞其名猶爲心惕而一爲卑諂之辭以媚王浚浚遂信
之而不疑唐高祖之起晉陽疾下西京坐收汾晉而安輯
之豈爲人下者一爲屈巽之辭以誘李密密遂信之而不
疑浚死於勒密禽於唐在指顧之間不知避也浚之凶悖
迷此也宐矣密起兵敗竄艱難辛苦已備嘗矣而一聞諛
言如狂醉而不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
與焉而好諛爲最元祐諸君子且爲蔡京所惑勿僅以責

之驕悖黠姦之浚與密也

建大業者必有所與俱起之人未可忘也乃厚信而專任之則亂自此起元帝之得姪祚於江東王氏贊之也而卒致王敦之禍則使王敦都督江湘軍事其禍源矣王氏雖有翼戴之功而北拒石勒於壽春者紀瞻以江東之眾捍之於淮右相從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若夫輯甯江湘奠上流以固建業者則劉宏矣宏之所任以有功則陶侃矣平陳敏除杜弢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奪其權而踞其上左遷侃於廣州以快敦之志使侃欲効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侃之得成功於荆

湘者劉宏推誠不疑有以大服其心爾至是而侃不可保
矣迨其後有登天之夢而蘇峻之亂躊躇不進固將曰專
任侃而侃且爲敦而不知其不然也敦殺其兄而不恤侃
則輸忱劉宏而不貳其貞邪亦旣較然矣侃之不得爲純
忠帝啟之敦又首亂以倡之而侃終不忍爲敦之爲疑之
制之王氏之私豈晉之利哉俱起之臣雖無大權而固相
親暱新附者雖權藉盛而要領非其所操腹心非其所測
故蕭曹與高帝俱興而參帷幄定危疑則授之張良陳平
握重兵鎮重地則授之韓信彭越新附者喜於見信而俱
起者安焉韓信曰陛下善於將將此之謂也元帝懷翼戴

之恩疑才臣而疏遠之幸王導之猶有忌而敦之凶頑不足
以餌人心使歸己不然司馬氏其能與王氏分天下乎
有陶侃而不知任帝之不足有爲內亂作而外侮終不能
禦也不亦宜乎

受諫之難也非徒受之之難而致人使諫之尤難也位尊
矣人將附之而恐逆之然附尊位者非知諫者也權重矣
人將畏之而早已惴之然畏重權者非能諫者也位尊而
能屈以待下權重而能遜以容人以致諫矣而固未可
也所尤患者才智有餘而勤於幹理於是乎懷忠欲抒者
夙夜有欲諫之心而當前以沮遂以杜天下之忠直而日

但見人之不我若則危亡且至而不知夫人之有才或與
吾等而有所長則有所短矣且人之有才而或出吾下見
吾之長則自有長焉而疑其短矣夫言之得計之善固有
其理顯著人各與知而才智有餘者或顧不察者矣且有
才不逮智不若偶然一得而允合於善者矣抑有謀之協
慮之深而辭不足以達意者矣尤有彼亦一善此亦一善
在我者揮斥而見長在彼者遲回而見絀者矣然而君子
所樂聞者非必待賢智多聞之能爲我師者也正此才智
出己之下而專思一理順人情而得事之中者也彼且聞
我之恢恢有餘獻其所長而恐摘以所短則悃幅自好之

士不欲受迂闊淺鄙之譏以資我之笑玩而抑慮我之蒐
幽摘微以窮己於所未逮則夙夜之懷忠必不能勝當前
之慙縮我卽受之而彼猶欲焉恐其不當此教人使諫之
難君子之所慮而隱惡揚善樂取於人之所以聖與隗瑾
之告張寔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受成而
已宜少損聰明以延訪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允矣其之
道知言乎

讀通鑑論卷十三

衡陽王夫之譏

東晉元帝

自此至陳凡僭偽諸國事俱附六代編年下論之

扶危定傾以得人心爲本務國破君亡天下喁喁然願得
主而事之人心爲易得矣而未易也非但其慰安之者非
其道也天下方喁喁然而願得主抑必天下之固喁喁矣
如其遽自信曰天下固喁喁然願得我而爲主則天下之
情解矣非其情之所追求而後應者則賢者且不能伸其
忠孝之願下此者攤戴之勳名不歸焉於是乎解散躊躇
曰彼且自立乎其位而責我之効功以相保則雖名分正

威望立而天下之奔走也不迫乃始下獎勸聯絡之詔以
縻天下之歸己而天下不應我以獎勸聯絡之情辭縻天
下而天下惡得不驕故當國破君亡之餘不待天下之迫
而迫自立者非外逼以亡則內爭以叛此豈挾機偽讓之
足以動天下哉無宗國之痛而乘亂以興則欲爲謙讓也
不能其情疑其氣賢則其事躁而不以禮必矣愍帝之立
賈疋等扳之以立而遂自立則琅邪之在江東南陽之在
秦隴雖不與爭而坐視其亡而不救匪直二王也劉琨慕容
容庖之在北張寔之在西陶侃之在南皆坐視其亡而不
恤長安破愍帝俘司馬子孫幾於盡矣琅邪攤衆而居江

左削平內寇安靖東土未有舍琅邪而可別爲君者然而
聞長安之變官屬上尊號而不許固請而不從流涕而權
卽晉王之位已而劉琨屢表陳痛哭之辭慕容廆段匹磾
且合辭以勸進豫州荀組冀州邵續青州曹嶷甯州王遜
合南北以協請江東人望紀瞻之流皆敦迫焉然後踐阼
而改元於是而元帝之位定矣無求於天下而天下求之
則人不容有異志而允安東晉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
人情天理之極致其讓也卽國之所以立也然且有未及
待者張寔也寔之戴晉也堅而擇主也審南陽王保無待
而立寔舍之而屬望乎江東寔表至帝已先立而寔之志

反爲之貳稱建興年號而不舉太興之正朔寔豈不願得君而事之哉亦惡其不待己求而迫自君也卽此而人心向背之幾可知矣爲人臣子抑奉君親之痛而有浮慕弋獲之心天下測其隱而鄙之是天理之在秉彝者不容纖芥之差乎彼且不自知而合離之情理自迥別也因是而推戴無功者生其伎忌翼贊有力者挾以驕陵皆末流之必然矣遠人擅命以自尊權姦懷逆而思逞國欲存也其可得乎

元帝之立也王氏逼王室而與亢尊非但王敦之凶悍也王導之志亦僭矣帝乃樹刁協劉隗於左右以分其權而

自固然而卒以取禍者非帝之不宜樹人以自輔隗協之
不宜離黨以翼主也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非其道也
承傾危以立國倚眾志以圖存則爲勢已孤或外有挾尊
親之宗藩或內有挾功名之將相日陵日夷而伏篡弒之
機此正君子獨立以靖宗社之時而糜軀非其所恤然君
之所急與吾之所以事君者在是則專心致志以彌縫之
而恐不逮卽有刑賞之失政教之弛風俗之敝且置之以
待主權旣尊國紀旣立之後而必不可迫爲張弛改易前
政以解臣民之心使權姦得挾以爲辭而誘天下以歸己
協與隗未足以知此氣矜而已矣恃其剛決之才標名義

以爲名而鉗束天下一言之非一事之失張皇而摘之於是乎盈廷之怨起而王氏之黨益堅非臣民之叛上而卽彼也乍拂其情者激之也孟子曰不得罪於巨室非謂唯巨室之是聽也不得罪於臣民巨室弗能加之罪也沈靜以收人心而起衰救敝之人作且從容以俟人心之定則權臣自戢而外侮以消況名法綜核爲物情所駭者其可追求之以拂衆怒也乎方正學未之逮也隗與協又何足以及此

宗國淪亡孤臣遠處而求自靖之道豈有他哉直致之而已矣可爲者爲之爲之而成天成之也爲之而敗吾之志

初不避收也如行鳥道者前無所畏後無所卻傍無可迤
唯遵路以往而已爾旁睨焉而欲假一徑以行吾志甚則
禍及天下不甚則喪其身爲無名之死而已劉琨之託於
段匹磾是也非我類者心不可得而知迹不可得而尋頃
刻之變不可得而測與處一日而萬端之詭詐伏於談笑
而孰其知之琨乃以孤立之身游於豺狼之窟欲志之伸
也必不可得卽欲以頸血濺劉聰石勒報晉之宗社也抑
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以琨之忠身死族夷抱志
長埋於荒遠且如此矣下此者陷於逆而爲天下僂亦終
以不保其血充功則無功也死則必死也何樂乎其爲此

也故曰直致之而已矣

忌裨將之有功惡人之獎之恐爲人用背己以去且將軋己而上之此武人之恆態也陳川之將李頭力戰有功祖逖厚遇之頭感逖願爲之屬川疑忌而殺頭以降石勒於是而汴晉之間大亂而不能定嗚呼此將將者之所以難也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則知權矣非但畏彼之怨怒而曲徇之也道固存焉權卽正也三軍之士智者勇者勤敏而效死者多矣智勇以效死而踰於主帥者有矣而旣已隸於人而受命則綱紀存焉綱紀者人君之以統天下元戎之以統羣帥羣帥之以統偏裨者也夫旣已使

之統而又以不測之恩威唯一時之功罪以行賞罰則雖得其宜而綱紀先亂綱紀亂則將帥無以統偏裨元戎無以統將帥失其因仍絡貫之條理而天子且無以統元戎故韓信下燕趙平三齊豈一手一足之烈哉其智勇敢死以成信之功者多矣然而漢高知信而止以李左車之賢智信方北面受教而高帝未嘗拔之以受一邑之封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之謂與旣已爲其偏裨則名義存焉其智勇敢死而或爲主將之所抑因之以徐懲其主將可也非能率吾意而亟行之也好惡雖當而有所不可任刑賞雖公而不敢輕鳩合數十萬人而爲之長一一

察其能否以用其恩威力窮而爭以起逃之使頭願爲之
用以背陳川者任情以行好惡自謂至公而不知綱紀爲
維繫人心之樞紐也夫逃慷慨英多而未達大體卽不隕
折吾不敢信其匡復之功可成稱周公者曰訢訢休休見
善不喜見惡不怒英君哲相規模宏遠豈易及哉

忠臣志士善保其忠貞者尤不可以無識苟無其識則易
動而不謀其終謂荀彧之黨曹操以篡漢者已甚之辭也
不揣其終而相沿以往變故日深而弗能自拔彧以是死
而不能避不韙之名急於行志而識不遠也當漢帝困於
羣凶之日唯曹操能迎而安之悠悠天下舍操其何適焉

操之不可終任人具知之而轉念之圖惟昏於初念其爲
智也不能決兩端於俄頃迎刃以解而姑爲嘗試且自謂
他日之可有變計乃不知其終不能也是以能早決以潔
其身者之謂大智高瞻其當之矣慕容廆之始戴晉也旣
定遼東欲以瞻爲將軍撫心而告之曰孤欲與君共清世
難翼戴王室廆慷慨而言之瞻漠然而應之鬱鬱以死終
不爲屈疑爲已甚矣夫瞻秉戴主之忠而廆有可因以效
忠之牖姑聽而觀其後也未晚然而瞻固知其不可恃也
廆之不可恃以終戴晉也豈難知哉抱忠而欲亟試之則
一念遲回忘廆之能用己而已不能用廆也則且如荀彧

之不決以敗其名節矣處空谷而聞足音則躍然而喜惡
知夫是音之非熊羆獯魁之相擾也懷忠而憤宗國之傾
沒聞有義聲者欣然而就之其不爲亂賊所陷者鮮矣高
瞻之智決於俄頃粲然若黑白之不相淆迎刃而解捷於
桴鼓死於不屈之前而不死於自拔末繇力窮志沮之日
嗚呼可不謂賢哉劉琨所不逮也況荀彧乎

祖逖立威河南石勒求與通好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可
謂善謀矣兩軍相距而絕其市非能果絕之也豈徒兵民
之沒於利而趨者雖殺之而不止哉吾且有時而需彼境
之物用而陰購之矣絕市者能絕吾之不往而不能絕彼

之不來也吾之往市者非一日而卽能致於彼畜之牧之
舟車數百里而輸之未至於疆場而早已洩故雖不能必
絕而多所絕若彼之來也授受於疆場一夕而竟千金之
易而自我以逮吏士編氓無不仰給焉惡可絕也於是而
吾之金錢與其輕齎之貨賄盡輦以歸敵而但得其日就
消亡之物則敵日富而我日貧金錢暗耗而不知欲三軍
之無匱也不能而民貧怨起矣且絕市者曰憂閒謀也閒
謀之往來恆於歧徑乃名爲絕市而必不能禁下之私通
則歧徑四闢而閒謀之往來無忌互市通而關津有吏焉
以譏其出入交易有期焉以限其往復軍民之志欲得而

私徑蕪則閒諜之出入阻矣且閒諜者非必畜不軌之志以走險者也私市通歧徑四出人知官禁之疏而漸與敵狎則因而玩死以讎姦者多矣一之於互市市之外無相狎之門自非深姦巨慝忘死以僥幸者孰敢嘗試焉以通之者絕之遯之慮此密矣此兩軍相距贍財用杜姦人之善術用兵者不可不知也

王導之不得爲純臣也殺周顛而不可揜論者摘之允矣然謂王敦篡而導北面爲佐命之臣以導生平揆之抑必其所不忍且王敦之凶忍賊殺其兄而无忌藉其篡立導德望素出其上必不能終保其死導卽愚豈曾此之不察

哉乃導之澠涇兩端不足以爲晉之純臣也則有繇矣蓋
導者以庇其宗族爲重而累其名節者也王氏之族自導
而外未有賢者而驕橫不軌之徒則多有之乃其合族以
隨帝渡江患難相依而不離於此而無協比之心焉固非
人之情矣然而忠臣之衛主君子之保家則有道焉愛之
以其情也親之以其道也因其賢不肖而用舍之以其才
也盡己所可爲而國家之刑賞非己所得而私也當其時
紀瞻下壺陶侃郗鑒之儔林立於江左而以上流兵柄授
之於王敦導豈有不逞之謀哉恤其宗族而不欲抑之焉
耳將謂管叔之逆周公且不忍防之於早乎乃管叔者非

但周公之兄也周公非但以己兄之故而使之監殷也管
叔者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俱爲天子之
懿親而以己之賢疑彼之不肖而早制之於是乎不可而
導豈其然哉天下者司馬氏之天下非王氏之天下也惜
其閥閱之素盛念其辛苦之共嘗以人之天下而慰己之
情未有不陷於惡者而其究也乃至親統六師名爲賊而
推之刃又何足以救名義而全天性哉嗚呼豈徒如導者
繫國家安危之大故人臣貞邪之大辨哉凡人之相愛其
宗族也亦各有道矣己所得爲無不可推也上而君降而
友又降而凡今之人與凡天下之物非吾所得私者不得

以自私則抑不得以私其諸父昆弟妄欲者何厭之有哉
教以正迪以自立之方士習爲士農習爲農黠者戢之弱
者振之非徒無傷於天下而抑可以保躍治之子弟而予
之安則可以上告祖考而無憾矣徇族黨好惡之私己雖
正而必陷於邪辱身不孝之罪又奚追哉

明帝

明帝不天中原其復矣乎天假五胡以亂中夏氣數之窮
也帝乃早世王敦之橫元帝惴惴而崩帝以幼沖當多難
舉動偉然出入人意表可不謂神武哉王敦謀篡而諷朝廷
徵己使帝疑畏憂戚不欲徵而待其黨之相迫則敦之橫

遲矣帝坦然手詔徵之若人主徵大臣之故事無所疑畏而敦固心折不敢入也敦欲以王導爲司徒聽之也導本可爲司徒無所疑也抑以此獎導爲君子使浣濯其同逆之恥以乃心王室而解散羣臣阿比王氏之戾氣於是而導之志移敦之黨孤奄奄且死而以篡爲下計區區爲難者錢鳳輩亡賴之徒而已殄滅之如摧枯矣導貽王舍之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甯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之情可見從王氏者之情可見天下之大勢明帝之大畧從可知矣折大疑者處之以信奠大危者予之以安天假明帝以

年以之收北方離合不定之人心而乘冉閔之亂吹枯折
槁以復衣冠禮樂之中夏知其無難也帝早沒而不可爲
矣悲夫

君子之過不害其爲君子唯異於小人之文過而已王敦
稱兵犯闕于導荏苒而無所匡正周顛戴淵之死導實與
聞其獲疚於名教也無可飾也故自言曰如導之徒心思
外濟盜劉隗刁協不擇逆順逞其私志欲族誅王氏而導
勢迫於家門之隕穫不容已於詭隨此亦情之可原而弗
容隱飾以欺天下者及敦死而其黨伏誅譙王丞戴淵
周顛以死事褒贈豈非導悔過自反以謝周戴於地下之

日乎而導猶且狎開門延寇之周札違卞壺郗鑒之讜議
而曰札與譙王周戴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導若曰札可
盡人臣之節則吾之於節亦未失也假札以文己之過而
導乃終絕於君子之塗矣郗公愛子死而不哭卞令力疾
戰而喪元二君子者無諸己非諸人危言以定褒貶非導
之所能也而引咎知非以無異說於論定之後夫豈不可
怙慝而欲蓋彌章不學於君子之道雖智弗庸也

成帝

少主立而大臣尸輔政之名雖周公之聖不能已二叔之
亂況其不焉者乎庾亮不專於己而引西陽王羨王導下

壺祁鑿滯嶠與俱受託孤之遺詔避漢季竇梁之顯責亮
其愈矣雖然惡有俱爲人臣徒崇此數人者持百尹之進
退而可以服天下哉陶侃之貳祖約蘇峻之逆所必然矣
夫主少則國政亦必有所裁大臣不居輔政之任而惡乎
可而有道於此則固無事立輔政之名授之以獨馭之權
而疑天下無他唯官常數定官聯相屬法紀豫立而行其
所無事焉耳三公論道而使涖庶事則下侵六卿百執不
相越而不守其官則交爭故六卿百執之可否三公酌之
而三公唯參可否不制六卿百執以行其意則盈廷多士
若出一人州牧軍帥適如其恆天子雖幼中外自輯以協

於治而惡用輔政者代天子而制命邪夫古之天子未嘗
任獨斷也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雖聰明神武若無有焉
此之謂無爲而治守典章以使百工各欽其職非不爲而
固無爲也誠無爲矣則有天子而若無有天子而若無則
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贊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
之名以疑天下哉是以三代之聖王定家法朝章於天下
初定之日而行之百世主少國疑之變皆已豫持之矣故
三代千八百年非無沖人踐阼而大臣無獨攬之威福若
夫周公之輔政則在六官未建宗禮未定之日武王末受
命而不遑不得已而使公獨任之也雖然讀鴟鴞之詩而

周之危公之難亦可見矣有聖王與慮後世不能必長君
令嗣之承統也豫定奔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外以虛
靜而統天下則不恃有貴戚舊臣以夾輔旣無竇梁擅國
之禍而亦不如庾亮之避其名而啟羣爭不然主幼而國
無所受裁雖欲無輔政者不可得也

潰於內者必決於外蘇峻反歷陽而入建業祖約據壽春
以通石勒然而勒不乘之以入犯者非勒無狡焉之志也
劉曜破石虎於蒲坂進圍金墉勒方急曜而不暇及也咸
和三年九月斬蘇峻十二月勒執曜於雒陽使遲之一年
峻約始破則約迫而導勒以東晉其糜矣故夷狄之相攻

或爲中國之利利以一時耳而據之以爲利相攻久而相滅滅而併於一害乃不救何利之有乎池之竭矣不云自瀕外迫而內難起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內亂而外患乘也昧者乃曰外甯必有內憂謂以外患警內而內憂可弭則抑有內憂而可弭外之侵陵邪嚮令曜勒不逼江東不孤若峻約之流又何敢輒生其心勒曜之相攻而未相併幸也謀國者不敢恃也

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下令忠貞之士朝廷之望也以收人心易風俗而安社稷則未之敢許晉之敗敗於上下縱弛名黃老而實惟貪冒淫逸之是崇王

衍謝鯤固無辭矣責其乃江左初立胡寇外侮叛臣內訌
人士之心習於放佚而憚於拘維未易一旦革也下令執
法紀以糾之使人心震懼而知有名教誠不可無此中流
之砥柱然充其所爲以懲創而無已則乍強以所不習而
人思解散便給之小人日飾以進抑不保人心之永固而
國勢之能安也王敦之反刁協劉隗之撰切激之蘇峻之
反庾亮之任法激之障狂瀾而陘之繇績之所以弗成也
故先王憂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勞來之以德教而不切覈
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禮樂而不督責之以刑名臨之象曰
咸臨吉无不利非其感也不可以臨也殷末之俗淫而二

南之化游之於芟苜安之於標梅大弛者反之以大張大
張必窮而終之以大弛名爲王道而實爲申商不覆人之
家國者無幾也故下令厲色立朝以警羣臣之蕩佚不可
無也而任之以統馭六寓厝社稷之安定百官之志則固
未可也夫揚於王廷暮夜之戎可勿恤乎

劉曜圍雒陽撤金墉之圍陳於雒西一戰而被禽以亡其
敗也飲博而不恤士卒輕撤圍以西狂醉以自陷也非不
聽諫者以阨勒於成臯之失計也使曜深溝高壘斷勒入
雒之路內外不相應勒一往之銳氣且折而弗能解金墉
之圍曠日持久上下有惰歸之氣求歸不得亦實建德之

見禽於東京而已假令曜分兵以扼成臯禦人於百里之外所遣拒勒之將固非勒敵必先挫而潰則圍雒之軍心盡解其敗決矣勒曰盛兵成臯上策阻雒水次也坐守雒陽成禽耳此勒畏曜堅壁以老己姑爲此言以安衆耳非果然也曜撤圍而陳於雒西望蒲坂以爲退步勒曰可賀我矣此則勒之果所欣幸耳千里縣軍攻人於圍城之下兵之大忌也撤圍分軍以拒人於險險非我有而軍心不固陳反諒解南昌之圍而死於鄱湖軍一分而不可合一動而不可止勒之智足以測此姑爲反語以安衆心或遂信其實然勒且笑人於地下矣

蘇峻之亂建業燧敝廷議遷都王導獨持不可江左百年
之基導一言以定之審乎難易之數也梁元帝憚建業之
凋殘據江陵之富庶而速以亡然則曹操棄雒陽遷獻帝
於許其一時之姦謀以許爲兗州之域而挾天子爲己私
非果厭雒陽之敝也乃緣此而不能終一天下亦有繇矣
所謂難易之數者宮闕燬敗邑里蕭條人民離散粟貨罄
乏乍然見之以爲至難而未可收攝者也乃夫人驚懼之
情移時而定矣定則復思安其居而瞻其生不待上之瞻
之也故鴻鴈之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莫之擾也莫之
擾則民各有心豈必勞來安集之殷勤而加以勞來安集

則益勸矣此似難而實易者也若夫固然其難者則已動而不可復靜之人心是已人莫不歆於一時之利用而競趨之絲粟鹽酪酒漿雞豚廬舍帷帟之便利婦人稚子之所歆而人情之莫能奪者也此凋敝而移之彼雖徙如歸焉彼凋敝而又移之他君民朝野日唯延頸四望睨樂土而苟安窮年累歲志在游移而無定情其不愈窮愈蹙以之於絕地也無幾矣楚遷陳而困遷壽而危遷吳而亡非徒地形之不利也趨利偷安之情如同河而西之必不可得也導之言曰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知人情物理消長往復之幾而防眾心之流以止之於早規之已大持之已定

豈有難知之數哉庸人未之察耳

庾亮徵蘇峻而激之反天下怨之固不能辭其咎矣雖然其志有可原者也亮受輔政之命而不自擅也尊王導於己上而引郗鑒卞壺溫嶠以其濟艱難竇武之所不逮非直異於梁冀楊駿已也晉之東遷王氏執國而敦倡爲逆執兵柄者皆有侵上之志而不可信陶侃登天之夢天下疑焉祖約之悖蘓峻之姦尤其不可揖盜以入室者也是爲侃所怨以激約峻之速逆特其識量不充未足以乘高墉而解羣悖耳如必委曲以延不軌之姦究於冲人之側則禍遲而大亮免於激成之責而孔光延王莽褚淵推

道成之罪其可逃乎亮以衛國無術而任罪司馬溫公乃欲明正典刑以窮其罪則何以處夫延王敦殺周戴以偏天子之王導乎溫嶠人傑也亮敗竄而嶠敬之不衰必有以矣峻雖反主雖危而終平大難者郝鑒溫嶠也以死殉國者下壺也皆亮所引與同衛社稷者也抑權臣扶幼主亮與諸君子有同心特謀大而智小志正而術疏耳原其情酌其罰何遽以典刑加之溫公曰晉室無政任是責者非王導乎導豈能効功罪以伸求全之法者下敦觀望逆黨攤兵不赴道且不能加誅有諸己不能非諸人況庾亮哉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
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

竊之

竊之

竊

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數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
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飛水溢草木爲妖禽蟲
爲蟹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甯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
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獠而升木尸名以徼利爲

之羽翼以文致之爲聖賢而恣爲妖妄方且施

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天不旋踵而
亡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

而禍亂極矣論者不

察猶侈言之謂盜賊爲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

屠之徒但崇敬土木念誦梵語者卽許以佛種而無所擇
於淫坊酒肆以護門牆貪利養者猥賤之術而爲君子者
效之不亦慎乎石勒起明堂辟靡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
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鬻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
於天故勒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
噍類天之不可欺也如其赫赫哉雖然敗類之儒鬻道
統於盜賊而使竊者豈其能竊先王之至教乎昧其
精意遺其大綱但於宮室器物登降進止之容造作纖曲
之法以爲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繫於異而
不成章財可用民可勞則擬之一旦而爲已成故盜

賊易於竊而樂竊之以自大則明堂辟廱靈臺是已明堂
之說見於孟子辟廱靈臺詠於周詩以實考之則明堂者
天子肆覲諸侯於太廟卽廟前當辰之堂也辟廱者黼水
之側水所環遶之別宮爲習樂之所也靈臺則游觀之臺
與囿沼相閒者也皆無當於王者之治教明矣漢儒師公
玉帶之邪說而張皇之以爲王者法天範地布月令造俊
髦必於此而明王道乃爲欵零四出曲徑崇臺怪異不經
之制以神之此固與盜賊妖妄之情合而升獠冠猴
者鬻之以希榮利固其宜矣夫使先王之果於此三宮而
興教化也然亦偶有便於此也一學宮而庠序技異矣一

大樂而夏濩武異矣一大禮而忠質文異矣若夫百王不
易千聖同原者其大綱則明倫也察物也其實政則敷教
也施仁也其精意則祗台也躋敬也不顯之臨無射之保
也此則聖人之道統非可竊者也敗類之儒惡能以此媚
盜賊而使自擬先王哉勞民力殫國帑以贖罪而囂
然自大則獲罪於天天災之人奪之聖人之教明明赫赫
豈有爽乎論者猶曰君子予之不亦違天而毀人極也哉
公山洩導吳枉道使魯有備慕容翰止段蘭之追慕容皝
而恐亡其國皆良心發見於牝亡之餘不容泯者然其視
紕兄之臂而姑徐徐也何別哉夫人欲自免於不忠不孝

也唯初心之足恃而已矣狄仁傑之事逆后而可善其終未嘗與於篡唐之謀抑未與李勣諸人同受宗社之託也宋齊愈手書張邦昌之名而無痛哭不甯之色則斬於市而非李綱之過君父之大順逆之分如黑白之昭著於前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已移足於不仁之泥淖畏其陷染而姑自踉蹌終不可得而洒然故極仁道之精微有所未逮雖有過焉而君子諒之未嘗不可改也設仁不仁之顯途而去順卽逆雖有乍見之惻隱君子弗聽所從者不仁終不可與於仁也若翰者身爲叛人已自立於不仁之中矣雖欲自拔徒不信於段氏而危其身抑必終爲斃所忌

而死百悔叢心又何補哉

成帝以幼冲嗣立委政王導拜導及其妻曹氏魏晉君臣之際陵夷至此石勒曰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誠有謂也古禮之見於今者燕射之禮君皆荅拜爲諸侯於大夫言也諸侯於大夫不得視天子於諸侯猶大夫於陪臣不得視諸侯於大夫等殺之差天秩之矣天子於諸侯禮不槩見僅存者覲禮一篇侯氏肉袒稽首天子不荅分至嚴矣天子之不驕倨以臨臣下者唯當宁立而不坐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而不聽其趨踰此三代之以禮待臣而異於暴秦之已亢者也惡有屈一人之至尊

拜其下而及其婦人哉禮者過不及之準也抑之極則矯而爲揚之甚勢之必反也垂及於女直蒙古之世鞭笞之桎梏之奴虜斥詬之於是而有者斯可惡之惡聲施於詔令廷杖銷拏之酷政行於殿廷三綱裂人道毀相反相激害亦孔烈哉三代之後必欲取法焉舍趙宋待臣之禮其誰與歸

張駿能撫其衆威服西域有兼秦讎之志疏請北伐莫必其無自利之心也而其言曰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則悲哉其言之矣嬰兒之失其母也使婢妾飼之受其狎侮未嘗不泣也已而聽之矣已而安之矣已

而語之以母而不信矣過墓而若有若無且歸而亟依婢
妾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則僅畱之家老垂死而有
餘哀亦將誰與言之而誰聽之乎於是而人心之迷終不
可復復者其唯天地之心乎宇文氏鮮卑之運已窮天乃
默移之而授之楊氏以進李氏而 中國故楊氏之篡君
子不得謂之賊於宇文氏則逆於中國則順非楊氏之能
以中國爲心而天下之戴楊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
移之也消落之故老弗及見焉而如之何弗悲

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矣而志不得遂弔古者
所爲深悲不已也然有致命者志亦奚不可遂哉文王安

天下之志困矣而武王周公遂之猶文王也上帝臨汝勿
貳爾心致命之謂也巴西龔氏兄弟不屈於李特爲特所
殺其子龔壯積年不除喪思以報特特死因李壽殺李期
與其腹心滅李雄之裔而讎以復勸壽稱藩於晉事雖不
成而父叔之志以白於天下壽旣僭位徵壯爲太師壯終
不就贈遺一無所受壽亦弗能忌焉壹其心執其義守其
恆雖困而亨金紱豈能亂葛藟豈能縈哉夫志者執持而
不遷之心也生於此死於此身沒而子孫之精氣相承以
不閒壯之志卽父叔之志也死而無不可遂也所可悲者
嵇康之有嵇紹耳然而天之以亨困而不亨其不困者未

嘗假也壯懷報讎之心以說壽而壽不疑借己以快其私
說壽以歸晉壽雖不從而壽不以爲侮卻壽之爵祿金帛
而壽不以爲亢抗章責壽之負約而不稱藩而壽不以爲
恨志無往不伸而龔氏兩世之忠孝與蜀山而竝峙若紹
也濺血湯陰徒爲仇讎之篡主死則朱紱酒食爲其葛藟
而望其亨哉有志而不遂有先人之志而不遂之非所
據而據焉身之不保而人賤之矣此則可爲抱志以先亡
者悲也

顏舍可謂知道之士矣郭璞欲爲之筮舍曰修己而天不
與者命也此猶人之所易知也又曰守道而人不知者性

也淵乎哉其言之非知性而能存者不足以與於斯矣夫
人能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必矣欲人之知吾之性
也實難非吾之性異於人彼不能知也彼不自知其性抑
將知何者爲性而知吾性之然哉不知仁以爲從井救人
而已不知義以爲長彼之長而已性固人所不知而急於
求人之知性則非性也夫郭璞有所測知於理數之化迹
而迫於求人知之是以死於其術苟其知性爲人所不可
知則懷道以居貞何至浮沈凶人之側弗能止其狂悖而
祇以自戕無他有所測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
性之中舍者也庸人之所欲知而亟問之鬼神象數者貧

富窮通壽夭已耳皆化迹也仁之惻隱痛癢喻於心義之羞惡喜怒藏於志動以俄頃辨於針芥而其發也橫天塞地不能自己君子以信己者信之尙弗能盡知也而況凡今之人乎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謂以心盡性皎然於虛靈之無迹非夫人耳目聞見之逮也含庶乎其與聞此矣出處以時守禮以不屈宜乎其爲君子矣

鯨鯢不脫於淵豺虎不脫於林失其所據力殫而無所歸石虎據鄴慕容皝據盧龍於是而東自濊貊西及破落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皆爲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興延及百年此基之矣何也虎與皝以其深淵叢林授之什翼犍

而自處於非據之地也天以洪鈞一氣生長萬族而地限
之以其域天氣亦隨之而變天命亦隨之而殊中國之形
如箕坤維其膺也山兩分而兩迤北自賀蘭東垂於碣石
南自岷山東垂於五嶺而中爲奧區爲神臯焉故裔夷者
如衣之裔垂於邊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異卽天
氣之分爲其性情之所便卽其生理之所存濫而進宰乎
神臯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
所不順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遷雒而敗完顏氏遷蔡
而亡游鱗於沙渚嘯狐於平原將安歸哉待盡而已矣延
之入者 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潰亂也聰

明神武者知其得據而祇以失據也無足懼也筌之蹄之
不能有餘矣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繫論東晉愈矣江東立國以荆湘爲
根本西晉之亂劉宏陶侃勤敏慎密生聚之者數十年民
安食足兵精芻糧舟車器仗旦求之而夕給而南宋無此
也東晉所用以保國而禦敵者紀瞻祖逖溫嶠所鼓舞之
士勇王敦蘇峻雖逆而其部曲猶是晉之爪牙也以視韓
岳收烏合之降賊見利而動見害而沮者不相若也王導
歷相四君國事如其家事而深沈靜定規恢遠大非若李
伯紀趙惟重張德遠之乍進乍退志亂謀疏而汪黃秦呂

結羣小以閒之也則東晉之內備裕於南宋遠矣劉石之凶悍雖不滅於阿骨打而互相忌以相禁且相吞也固無全力以與晉爭慕容苻姚段氏皆依晉爲名以與劉石競李特雖竊李壽折於龔壯不敢以一矢加於晉之邊陲張氏雖無固志而稱藩不改仇池楊氏亦視勢以爲從違爲劉石之內患非若金源氏之專力以吞宋無所掣也則東晉之外逼輕於南宋遠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非有懷姦誤國之心也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矧胸縮退阻之說

以坐困江東而當時服爲定論史氏侈爲訐謨是非之舛
錯亦至此哉讀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苟有生人
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謨等何以免汪黃秦湯之誅於天
下後世邪夫彼亦有所爲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
不振也而左袒導者詘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
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撓之情深於
外禦爲宰相保其勳名爲天子防其篡奪情繫於此則天
下胥以爲當然而後世因之以無異議嗚呼天下之大防
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卽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
於戴以爲主況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

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

慕容皝求封燕王晉廷遲回不予諸葛恢抗疏拒之義正而於計亦得矣慕容氏父子之戴晉其名順矣則以韓信王齊之例權王之而奚不可曰虜與皝非信之比而其時亦非劉項之時也六國初亡封建之廢未久分土各王其習未泯而漢高固未正位爲天下君且信者漢所拜之將爲漢討項雖王固其臣也慕容氏則與劉石等爲異類蓄自帝之心久矣晉業已一統而特承其亂非與劉石交爭

而競得者也若慕容氏之奉晉也則與石虎角立而勢不敵因其國士民與趙魏之遺黎睠懷故主故欲假晉以收之使去虎而歸己晉割燕以封之矣乃建鼓以號於衆曰吾晉之王也則虎之黨孤而已得助矣歸己已定則業入其籠中而不能去又奚復須晉之王而不自帝哉諸葛恢曰借使能除石虎是復得一石虎灼見其心矣劉翔雖辯亦惡能折此乎當是時石虎惡極而嚮於衰斃謀深而日以盛除虎得斃且不如存虎以制斃觀其後冉閔之亂慕容遂有河北而爲晉勁敵恢之說驗於未事之前矣或曰晉不干斃斃且自王自帝而奚不可曰我不授以名而資

之能衆發其姦以折之於早國尙有人焉知晉之所以禦
虎者不恃銳也則銳之氣奪矣奚必禁其自王自帝哉嗚
呼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亡何充庾冰蔡謨皆庸材也銳
乃敢以此言試中國之從違諸具臣者畏其暴已罪狀而
徇之諸葛恢不能固持其說而晉事去矣銳不死慕容氏
不亂苻堅不起吾未見晉之不振入於鮮卑也

劉翔北歸謂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當從事
巴蜀一旦石虎併壽據形便以臨東南智者所不能善其
後非爲晉計深遠也恐虎併壽而益疆慕容氏不能敵也
雖然又豈非晉人保固江東之要策哉陳軫說秦以滅蜀

而臨夷陵楚乃失郢郢東徙以亡司馬昭滅漢而臨西陵
吳乃受王濬順流之兵而中絕以亡梁失成都於宇文氏
而江陵困湘東死陳氏終以滅蓋江東據江淮以北拒而
巴蜀旣失橫江而中潰方衛首而中折其腰膂未有不殞
者也李昇之得割據王建爲之蔽也南宋之得僅延吳玠
吳璘捍之也孟昶滅而李煜坐斃合州失而陽邏之渡不
可防皆明驗也故據全蜀以出秦鞏而欲定關中則不得
扼秦鞏以保全蜀而遙衛江南則有餘何充庾冰聞言不
警待桓溫而後興伐蜀之師翔言之溫爲之雖非忠於晉
者而大造於江東不可誣也聽其言紀其功亦奚必深求

其心哉

康帝

風會之所趨賢者不能越也君子酌其貞淫以立身而不可執以論人孟子之遊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多所辨以折異端曲爲說以動人主使前乎此而爲西周後乎此而爲兩漢必不然矣然而有以異於田駢慎到蘇秦張儀者卽時所尙而邪正之分自存也劉向貢禹經術同也諸葛司馬方略同也二程三蘇議論同也不可以與賢者同而獎匪人不可以與庸人同而疑君子殷深源謝安石風流相似名望相匹而殷虛枵以致敗謝甯靜以立功或以

江左風流爲亂階而謂此中之無人亦皮相而已矣自西
晉以來風會之趨固然矣其失也浮誕而不適於用其得
也則孔子之所謂狂簡也狂者不屑爲鄉原之暖昧簡固
可以南面者也當時之士得焉失焉貞焉邪焉皆託迹而
弗容自異故陶侃下壺郗鑒庾翼力欲矯之而不可挽夫
三四君子者自卓立於風會之外以不詭於正則愈矣若
必以此而定人之品儻則殷浩之短暴而謝傅不足以庸
矣知人者別有獨鑒存焉而不問風會之同異故曰知人
則哲唯帝其難之

慕容翰不安於國而出奔則固以所寓者爲所託矣始依

段氏沮段氏之追慕容皝而貽其害猶曰懼宗國之亡也
段氏滅宇文氏逸豆歸恤而安之乃旣歸於燕卽說皝以
滅宇文輸其上下之情形地形之險阻以決於必得然則
翰在宇文之日鷹目側注蠆尾潛鈎窺伺其舉動而指畫
其山川用心久矣逸豆歸走死宇文氏散亡翰得全功以
歸而皝急殺之非徒皝之忍也翰之挾詐陰密而示人以
叵測天下未有能容之者也身之所託心之所依不與謀
傾覆宗國之事可矣身依之心早去之且伏不測之機以
窺之非人之不能容也心自不容其身也翰之將死曰欲
爲國家蕩一區夏豈果然哉皝有可圖禍先及之矣而惡

得以免於死關羽之解白馬圍也身依焉而不能不爲之
効是以先主委誠焉雖然胡不若徐庶之置身事外而不
與共功名也

穆帝

王導且卒而薦何充所以制庾氏也庾翼卒充授桓溫以
荆梁軍事所以奪庾氏也亮之疏也翼冰之隘也皆不足
以託社稷而擲爲后族非可世委以國柄固矣然亮之責
導詞正而理得導薦充而亮不疑充面折冰之廢子立弟
而冰不怨則庾氏之不爲晉患明矣導修私怨而充怙之
以貽桓溫之逆而終成桓元之篡謀國而恩怨惟心未有

不貽國以憂者也劉惔惡溫而沮之深識也充持之曾稽
王昱持之以爲唯溫之英略可以鉗束庾氏不能與爭耳
斯心也溫已見之曰區區一白面少年之庾爰之且如猛
虎之在側而惴惴以需我之控制君相若此何憚而不逞
哉疑其所不必疑則可疑者進矣疑其所不必疑則姦雄
知我之徒疑而無能制矣故畜疑者召禍之門也而況乎
其加之以忌也王氏旣衰庾氏又替王彪之謝安方在下
位而不足以持權何充不謀固其國唯庾氏之是競晉之
亡肇於此矣故唯無疑者可以當大任而不傾

蜀之宜伐久矣劉翔爲晉言之謝廣亦知之夙矣至李壽

死李勢立驕淫虐殺此天亡李氏之日不待再計而宜與
師者也桓溫西討晉廷惴惴然憂其不克溫目笑而心鄙
之拜表卽行知晉之無人也劉惔曰但恐克蜀之後專制
朝廷其言驗矣乃其遂無以處此哉溫表至朝廷信之而
不疑下詔獎之以行而命重臣率大師以繼其後則溫軍
之孤可無慮而專制之邪心抑不敢萌惴惴憂之漠然聽
之敗則國受之克則溫專其功惔誠慮及而胡不爲此謀
也蓋惔者會稽王昱之客非能主持國計者也且與殷浩
皆虛誕亡而實茶然不振者惔卽爲此謀而固不聽徒爲
太息而無可如何晉非無人有人而志不能行也

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故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
雖非果有效順之誠然慮趙人之不忘中國而不戴己未
敢遽僭也有胡睦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竄江左血不足
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睦固晉之遺民也而
其逆如此肉蟲自生而自食豈自外至哉睦之喪心矢志
至此極也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

人士詘於勢而

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
威福以陵孤寡而齧齟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
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
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爲伍而無以自容於昇聞

之名而愆然沮矣自絕歸正之路而偷安於菴
苻以自雄蓋遙想王謝何庾之風流而汗流浹背則何如
侈攤戴之功以矜於其穴哉斯心也亦恥心之不容泯者
也而怙無恥以爲恥且貪權藉以自榮焉於是而迷復之
凶終不可反矣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縱者非必以
法繩之也制於其早而全其僅存之初心也宕佚之使習
而安之將奚及乎

辛謐可謂得死所矣歷劉石之世徵辟不就然而害不及
焉則可以不死而死爲激冉閔中國之人也其盡誅羯胡
而有歸正之言雖非果可與言者而言亦不辱矣其說閔

曰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繇夷之廉享松喬之壽非徒效忠於晉其爲閔計亦忠之至識之遠者也似可與言而與言懷數十年之積悃表見於一時而非以辱吾言於犬羊之耳可言也斯可死也龔壯宛曲以明心辛謚直言以旌志各以其所遇而自靖君子之酌時宜以屈伸道固然也或曰謚言之矣閔未必殺之而何以死曰謚固知其不聽也不而生是爲閔所容也言出而志伸志伸而生事畢生事畢不死奚俟乎士懷孤志不遇可死之時而奄奄以存可哀也夫

蔡謨之諫北伐爲庾亮言也王羲之之諫北伐爲殷浩言

也亮與王導不協而欲立功以抑導於內浩與桓溫不協而欲立功以折溫於外內不協而欲制勝千里也必不可得故二子之言當其時而中於事會雖然君子之爲言計及當時計及後世時有不可明言者則微言以動之密謀以正之而不因一時之急傷久長之計亮之正不足以服導浩之才不足以制溫迫於立功反致潰敗徒以沮撓人心而貽姦雄之笑一時之事會也王業之不可偏安羯胡之不可縱佚忘自疆之術而益召其侮偷寡弱之安而日蹙其亡百世之大防也羲之言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業已成乎區區之勢爲天下寒心而更以陵廟邱

墟臣民左衽爲分外之求昌言於廷曾無疚媿何弗自投
南海速死以延羯胡而進之乎宋人削地稱臣面縛乞活
皆師此意以爲不競之上術閉戶塞牖幸盜賊之不我窺
未有得免者也譙周仇國之論成而劉禪之降旗旋豎邪
說之誣人亦酷矣哉若夫浩之欲折溫也亦非謀之不忠
也而折溫之術莫善於收溫而用之北伐之舉溫先請之
而浩沮之旣乃自行而置溫於局外不資其一旅之援溫
亦安坐上流而若罔聞固溫之樂禍以乘權抑浩擯之而
使成乎坐視嚮令東西竝進而吾攤中樞之制溫固吾之
爪牙抑又惡足以逞浩非其人而戮之等不能以此說之

疑溫忌溫而溫之逆乃有所資以自雄此所謂微言之密
謀之制勅敵彊臣於尊俎者淺人不足以及此也

符健請命而殷浩不能控姚襄來歸而殷浩激之以叛浩
之咎也然使浩開關納之而倚以收復中原則亦梁之進
矣景也夫健與襄而可收以爲用也哉健之請命殺麻秋
而懼弋仲之使襄歸晉勝再閱而懼也健孤而畏再閱之
勇弋仲死襄孤而畏慕容之彊中立而無甯居睨晉之弱
而可誘以爲後圖受其餌則爲侯景覺其機則引去而無
傷若此者亦惡能撫之使爲吾效用乎何怪乎浩之不撫
健而欲襲襄也浩力不足智不逮耳其謀未甚失也拒之

龔之禍速而輕納之任之禍遲而大弋仲將終忠順之言孰聞之襄迹之耳其辭愈遜其情愈詭議者乃以拒健激襄爲浩罪何古今樂進豺虎以自衛者之多也夫不見健一入關而卽自王浩北伐而襄伏甲於山桑以邀之乎使當健襄納款之日閉關而卻之曰吾無所用爾爲也則二夷之氣折矣雖然徒爲大言無裨也必自立之有本也非若光武亦安能驕語盆子曰待汝以不死哉

桓温能用殷浩殷浩不能用桓温温曰浩有德有言爲令僕足以儀刑百辟朝廷用違其才耳此温之能用浩也温請北伐而浩沮之浩之不能用温也能用之而後能制之

能制之則予之奪之生之殺之而唯吾意不能用矣而欲
制之必敗之道也溫之逆也劉惔料之矣非必溫之逆爲
不可制也惔知何充殷浩之不足以制溫也夫溫之始豈
有必不可制之情形哉嫌隙已成王彪之說會稽王馳一
紙書而卽斂跡以退其終於逆也浩貽之也惔惔然相恐
於廷若猛虎之且啣溫乃見人之疑我之篡退必無以相
容乃疑我而不能制我將與我競功而一敗於許昌再敗
於山桑能事見矣於是而技癢情興篡逆之志始興發而
不戢微謝安王彪之之夷猶淡漠視猛虎如糜鹿溫必篡
矣虎不攫則不攫不走則不追蠡不撲則不螫不避則不

觸豈徒温哉董承不奉衣帶之詔曹操不敢犯及宮闈曹
爽不爭顧命之權司馬氏不敢擅爲廢立制之有道用之
有方則温嶠以新附之臣而義旗回指之言折久任方州
上流倚重之陶侃而有餘浩任將相之重物望所歸夫豈
難於用温者而徒爾惴惴也謀愈深禍愈成矣

晉之失久矣殷浩廢桓温受征討之命敗苻萇於藍田進
軍灞上敗姚襄於伊水收復雒陽亦壯矣哉當是時石冉
初亡苻姚乍興健雖驚而立國未固襄甫颺去乍集平曠
之壤勢益飄搖故挫之也易善攻者攻其瑕乘瑕以收功
而積衰之氣以振温可謂知所攻矣其入關也糧匱而還

其復雒也置戍而返說者曰溫有逆心舍外而圖內此以
劉裕例之而逆其詐也溫之歸鎮未嘗內偏朝廷如裕之
爲也浩旣廢會稽才弱而不足相難王謝得政新而望淺
非溫內顧之慮也溫何汲汲焉乃其所以不能進圖全功
而亟撤以還者孤軍乘銳氣快於一擊而無以繼其後也
晉偏安於江左而又分焉建業攤天子以爲尊而力弱荆
襄挾重兵以爲彊而權輕且相離以相猜而分爲二溫以
荆襄之全力爲孤注其進其退一委之溫而朝廷置之若
忘溫卽有忠誠亦莫能自遂而況乎其懷二心哉臣與主
相離也相與將相離也東與西相離也以此而欲縣軍深

入爭勝於蠶起之寇萬不可得之數矣尤可嗟異者温方
有事於關雒而荀羨東出山荏以伐燕欲與温競功而忘
其力之不逮且燕非苻姚新造之比也慕容儁三世雄桀
而植根深固櫻勢重難搖之虜以自取敗衄曾不知以一
旅翼温乘勝以復故都豈不慎乎秦寇平燕之氣奪兩都
復晉之勢成合天下之力以嚮燕則燕不能孤立以相抗
協於温以成將就之功則温之心折而不足以騁乃彼方
西嚮我且東指徒爲立異而生其欺怨謝萬之愚荀羨之
妄會稽之闇懷伎以居中欲温之成功於外其可得乎謀
國若此不亡爲幸耳其不亡也猶温兩捷之威有以起耳

茶之氣讐凶狡之心也

五胡旋起旋滅而中原之死於兵刃者不可殫計殫中原之民於兵刃而其旋起者亦必旋滅其能有人之心而因以自全者唯慕容恪乎故中國之君一姓不再興而慕容氏旣滅而復起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亟攻之恪曰龕兵尙衆未有離心盡銳攻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嗚呼惻悱之言自其中發功成而人免於死恪可不謂夷中之錚錚者乎古之用兵者於敵無欲多殺也兩軍相擊追奔俘馘者無幾也於敵且有靳焉而況其人乎戰國

交爭毆步卒以併命殺敵以萬計而兵乃爲天下毒然猶
自愛其民而不以其死嘗試也尉繚之徒至不仁而始爲
自殺其人之說於是楊素之流力行其說以毆民於死而
取勝突圍陷陣者有賞肉薄攻城者前殞而後進則嗜殺
者非嗜殺敵而實嗜殺其人矣晨與行夕與息環拱聽命
於牙旌之下方且响响然相聚以相保而威之誘之激之
迫之唯恐其不自投於死嗚呼均是人也而忍至此哉用
兵之殺人也其途非一而毆人爲無益之死者莫甚於攻
城投鴻毛於烈焰而亟稱其勇以獎之有人之心尙於此
焉變哉

讀通鑑論卷十三終